

一、独树一帜的思想家

卡西尔生平与著作

德国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 1874—1945年)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本世纪最有成就的哲学家之一。在西方世界颇具影响的《在世哲学家文库》中,将他与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当代名家相提并论,并专门编辑了一本上千页的《卡西尔的哲学》(1949年纽约第一版)作为该文库的第六卷。在扉页上,编者将卡西尔誉为“当代哲学中最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现今思想界具有百科全书知识的一位学者”。近年来,卡西尔的哲学在美国十分流行,有的评论家誉之为“当代仅次于分析哲学潮流的显学”。

卡西尔是位德籍犹太人,1874年7月28日生于当时德国西里西亚的布累斯劳(现为波兰的弗芬茨瓦夫)。早年受教于柏林、莱比锡、海德堡和马堡各大学。在马堡大学时,深受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首领赫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 1842—1918年)的哲学影响,从而确定了他的哲学发展方向。以后他很快成为与柯亨、那托普(Paul Natorp, 1854—1924年)齐名的马堡学派主将,他的著作有“马堡学派学术思想的集大

成者”之称。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他并不是真正的新康德主义者，实际上他与柯亨等人在思想上很早就有不少分歧，在他的第一本独创性著作《实体概念和功能概念》中，就已经严重地背叛了马堡学派立场，曾遭到柯亨的严厉指责。正如逻辑经验论的著名代表卡尔纳普后来所指出的，卡西尔的哲学观“不是正统的新康德主义，更多地是受到了晚近以来科学思想发展的影响。”自 1919 年起，卡西尔任汉堡大学哲学教授，1930 年起荣任汉堡大学校长。在汉堡大学时期，卡西尔逐渐创立了他自己的“文化哲学体系”，这个体系与马堡正统立场相去甚远。

1933 年 1 月 30 日德国希特勒上台，卡西尔愤怒地声称“这是德国的末日”。为了表示对纳粹反犹排犹运动的抗议，他于同年 5 月 2 日，愤然辞去汉堡大学校长之职，随即离开德国，从此开始了他十二年的流亡生涯，此后再也没有回去过。1933 年至 1935 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全灵学院讲学。1935 年至 1941 年在瑞典哥特堡大学任哲学教授。1941 年夏季赴美国，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客座教授。1945 年 4 月 13 日，卡西尔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回答学生提问时猝然而亡，享年 71 岁。可以说，卡西尔一生工作的场所都是在大学内。

卡西尔是个开创性的哲学家，一生著作多达一百二十余种。他的思想跨度很大，几乎涉及当代西方哲学的各个领域，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譬如，他在科学哲学方面的著作受到逻辑经验论者石里克、弗朗克等人的高度评价。他对语言哲学的研究使他成为二十世纪这一领域的重要先驱者之一，并受到现代西方各派语言哲学的普遍重视。他从语义哲学出发直接导致了一种符号哲学的产生。他对符号文艺理论和美学的研究与贡献，直接促成了苏珊·朗格提出文艺符号学的一系列见解和思想，因而在美国，人们通常并称“卡西尔—朗格的‘符号说’”，

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卡西尔被看成是本世纪 30 年代以后，西方兴起的符号美学理论的开创者。

卡西尔的主要著作有：《实体概念和功能概念》（1910 年，这是卡西尔早期的代表作，也是他的第一本具有独创性的著作，表明了他不是正统的马堡学派）；《自由与形式》（1916 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921 年，此书曾经爱因斯坦本人阅稿并提出修改意见，被称为“相对论的第一个哲学解释者”的石里克对该书称颂尤佳）；《神话思维的概念形成》（1922 年）；《语言与神话》（1925 年）由《语言》（1923 年）《神话思维》（1925 年）及《认识的现象学》（1929 年）构成的三卷本的《符号形式的哲学》（它标志着卡西尔“文化哲学体系”臻于完备）；《当代物理学中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1936 年）；《文化科学的逻辑》（1942 年）；《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1944 年）以及逝世后不久出版的《国家的神话》（1946 年）；近年来耶鲁大学又整理出版了他的 1935 年—1945 年的论文讲演集《符号·神话·文化》（1979 年）。

卡西尔的另一类著作则反映了他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对西方思想史的深邃研究，故而他又是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史家之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近代哲学和科学中的认识问题》四卷（1906 年，1907 年，1940 年）；《康德的生平与学说》（1918 年），这是卡西尔为其主编的《康德著作十卷集》所写的总导论；《理论与形式：论歌德、席勒、荷尔德林、克莱斯特》（1921 年）；《文艺复兴哲学中的个人与宇宙》（1927 年）；《柏拉图主义在英格兰的复兴》（1932 年）；《启蒙运动的哲学》（1932 年）；《卢梭·康德·歌德》（1945 年）等。

由上述著作的思想轨迹来看，不难发现卡西尔早期的兴趣主要从事研究科学哲学、逻辑学、认识论，致力于发展马堡学

派的科学知识理论。前期理论著作基本上根据纯粹的哲学概念和原理的进展来讨论，亦即着重于从一个观点到另一个观点的逻辑发展。大约二十年代之后，他的研究重心则转移到哲学与文化的联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后几本书是力图提供一个近代世界“哲学精神的现象学”，亦即要揭示出近代以来在哲学的进展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类精神，而不是干巴巴的哲学概念史。后期的卡西尔确实已经从他自己独创的“文化哲学体系”出发来考虑问题，而这种“文化哲学”与马堡学派的正统立场是大相径庭的。诚如当代著名的释义学哲学家伽达默尔简括地指出的：“卡西尔把新康德主义的狭窄出发点即自然科学的事实，扩张成了一种符号形式的哲学，它不仅囊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研究，而且意欲给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活动提供一个先验的基础。”伽达默尔的评语道出了卡西尔与新康德主义的思想分野，值得引起重视。

尤其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体系”是建立在综合新的文化成果和作者本人博大精深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之上的。煌煌三大卷的《符号形式的哲学》乃是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体系”的代表作，它系统地论述和详尽地阐发了卡西尔开创性的文化哲学思想。而他的《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一书，正如他本人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是他晚年到美国以后，在英、美哲学界人士的一再要求下，用英文简要地阐述《符号形式的哲学》基本思想的一本书。然而，值得提请注意的是，这绝不是简单的浓缩其思想内容，该书包含着许多“新的事实”和“新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老问题也已经被作者根据新的眼光在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来看待了”。因此，我们不仅应把（人论）看作是三卷本的《符号形式的哲学》的提要；同时要看到它还是一本具有新见解的足以反映卡西尔晚年哲学

思想的代表作。在卡西尔的所有著作中，它是被译成外文文种最多，流传最广的一本。

《人论》的结构和基本思想

卡西尔的《人论》是论述人的问题的，因为作者是从人与文化的关系中来探讨人学理论，写书的目的又在于全面地阐述他的“人类文化哲学”的体系，所以《人论》的实际内容正如它的全名——《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所表述的那样，是探讨人的本质涵义，人的心智形态，人的活动特性与人类文化现象。全书共十二章，分上、下两篇。上篇（前五章）回答一个总的问题：人是什么？下篇（后七章）论述人怎样运用各种符号创造人类文化，总题目是“人与文化”。

第一章概述了二千多年来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人的问题的各种哲学理论，最后发人深省地指出，为什么在当代科学昌盛，技术发达，而人类自我认识反而陷于深刻的危机之中；解脱这种困境的指路明灯又是什么？

第二章提出了卡西尔独特的关于人的定义：人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在卡西尔看来，以往的思想家们把人界定为“理性的动物”，在质上没能把握人的活动的根本特征，在量上无法包容人的活动的丰富多样性；用人的理性活动的特征不可能理解神话想象、宗教信条、情感语言等人类文化形式，而所有这些文化形式与科学一样，是不能排除于人类生活世界之外的。神话、宗教、艺术、历史、科学等文化形式是人类符号活动功能的显现，也就是说人

类创造文化依赖于符号活动。所以他认为，只有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才能指明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之处；才能同时找到通向人类文化世界之路。

第三章着重阐述了符号与信号的区别，进一步论述了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使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一概括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第四章从空间和时间这两个最基本的范畴入手，突出论述了“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符号功能”对人类生活的决定性意义和作用。作者认为，动物的空间是行为的空间，人类的空间则是符号的空间或抽象的空间，因而能为人的文化生活开辟一个崭新的方向。动物的时间是表象的时间，人类的时间则是符号化的时间，是创造性的和构造性的时间。符号化的过去不是简单重复过去而是重新建构以往的经验；符号化的未来，是思考未来，以未来作为理想指引着现在；现在则渗透过去又充满未来，时间的这三种样态是这样联系的。动物囿于自然界，而人类的符号功能则创建了丰富的生活世界，开辟了人类自己的新天地。

第五章是上篇的小结，指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实质上就是“理想与事实”、“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区别。人能运用、发明各种“符号”，创造出人类的生活世界，这种人类的生活世界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他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总是向着“可能性”行进。卡西尔以科学中的“数”的概念以及政治理想的“乌托邦”的概念佐证，认为数学和伦理观念雄辩地证明了人具有“建设一个他自己的世界，建设一个‘理想的’世界的力量”。而动物只能被动地接受直接给予的“事实”，永远不能跨越“现实性”规定的门槛。

上篇的基本内容，始终围绕着人的本质涵义及其根本特性的问题展开，从而对人和动物、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作出了具

体而细微的区别。

在人学研究的历史上，卡西尔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有这样一个出发点：对人的研究必须从对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研究入手；人的哲学必然地应该是一种文化哲学。《人论》的下篇（后七章）就是在“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一命题得到论证和确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人类精神文化世界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实质上就是在考察人怎样运用不同的符号创造各种文化中，阐述作者的人的哲学。

第六章其实是下篇的一个引言，卡西尔从人类文化的角度对人下定义，认为人是文化的动物，人的本性存在于人自身的不断的文化创造活动之中。而人类创造文化依赖于符号活动。人所创造的一切文化，都是不同的“符号形式”。因此卡西尔把人界定为“符号的动物”与把人定义为“文化的动物”是统一的。正是从这样的界定出发，卡西尔批评了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把本章与上篇第二章合在一起，可以看作是全书的总纲所在，其要义是：人是“符号的动物”，这是一个功能性的定义，而不是实体性的定义。只有从人运用符号创建人类文化世界的无限性活动中，人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人的本质也不是恒定的，而是永远处在塑造之中，存在于人不断创造文化的辛勤劳作之中。人也只有在文化生活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正的人性并非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的自我塑造和无限创造的活动过程。

以下各章依次展开了对人类文化诸形式：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的研究，认为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人性”与人的创造活动的“圆周”的各个扇面。作者试图以此论证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人自身的符号化活动的产物，是人的创造

性和构成性活动的显现，绝不是简单地被动地接受实在世界直接给予的“事实”。人类文化世界是人对现实世界的再造，是向可能世界的追求，是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表现。

正因为卡西尔那里，人的哲学必然同时是一种表现为科学哲学、艺术哲学、语言哲学、神话哲学……的文化哲学，所以他的哲学归根结底只能是一种人类文化哲学。《人论》的最后一章就是以这样的结束语再次点明了全书的主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作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

综上所述，卡西尔思想的基本逻辑是：人的哲学—符号活动—文化世界。“符号活动”是人和动物相区分的标志，又是人和文化相联结的桥梁；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体现在这永恒的符号活动中；文化则是人的这种本质的外化、对象化，是符号活动的现实化和具体化。因此，“符号”概念成了卡西尔《人论》的核心概念，“符号功能说”则成为其哲学的方法论，对各种“符号形式”——人类文化诸现象的研究构成了卡西尔《人论》的知识论。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无不声称哲学是一种完整的、总体的世界观理论，然而，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人们所能看到的哲学体系，往往难免重复各执一词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偏颇之论。这并不是哲学家自身的个人偏好喜恶，而是人类精神生产无限丰富性的时空限制所致。在哲学史上，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哲学世界观的完整性的思想，其体系之庞大，其视域之开阔，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体系堪称一绝。虽然，远不及某些哲学家在那些细节问题上细腻深入，但广博才能精深，在这一方面，他的人类文化哲学思考却留下了丰富的启迪，开辟了后人纵横驰骋的广阔用武之地。

在我们看来，与“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社会的动物”等哲学命题一样，卡西尔的“人是符号的动物”也是具有同样缺陷的命题。然而，从人的文化创造的功能中去建构人的统一性，这种努力显然比从实体性上去建构人的统一性更为合理。

文化哲学的思想先驱是意大利的维科和德国的赫尔德。维科在《新科学》中考察古代人类文化诸形式的形成和发展，认为人类历史不仅仅是理性的历史，而是人主动创造文化的历史。赫尔德继承发展了维科的思想，更得出历史就是人类的文化史的结论。实际上，文化哲学就是以文化为本体、探究人的本质及其主动创造过程的哲学人学。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种种哲学人学的流派从不同侧面对文化进行哲学反思，并集结于文化哲学的旗帜之下。其中，以泰勒为代表的进化论学派，以韦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相对主义学派，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以及以列维·斯特劳斯、本尼迪克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各自作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的哲学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哲学，他揭示了文化作为人的创造和自我创造所具有的人类主体意义，以及劳动实践作为人的现实性社会化活动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的人化同时即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及其确证，文化体现于人类实践创造活动的能力、方式、过程及其成果之中。社会化的劳动实践正是文化的源头活水与动力源泉，文化一方面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劳动的对象化、外化，同时又是自然物和人类创造物的主体化、内化。文化创造即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外化与内化的动态统一、相互促进和不断提升。在晚年，马克思更是集中思考文化问题，对当时的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的新成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他的《人类学笔记》中就留下了大量有关文化哲学研究

的思想火花、探索思路和未及实现的方案。

在现代西方学术界中，颇具影响的文化学研究是美国学者克罗伯、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一书中对文化概念的综合整理，以及怀特在《文化的科学》等著作中对文化研究主要流派方法论的分析归纳，它们对于文化哲学的发展都很有帮助。克罗伯他们认为，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并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和传授，由此构成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其中包括体现于人工制品中的成就。文化是一个民族社会的生活方式的总体和个人从其所属社会集团中所获得的社会性遗产；是人的行为模式和人类群体活动的成果，同时又给人以种种制约。文化的基本晶核包括由历史衍生及选择而成的传统观念，尤其是渗透其中的价值观念。

至于以研究人的本质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为核心的哲学人类学本身，更要通过实证的经验的人类学所提供的材料，着重考察人与生物、环境及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放在我们面前的艰难而伟大的任务是，应当努力重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人类、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的完整理论，这一任务的顺利完成，离不开我们对于现代人类学和文化哲学研究成果的批判吸收、消化和改造。尤其要审视和批判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从马克斯·韦伯到汤因比的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从卢卡奇到马尔库塞的文化批判理论，舍勒与普列斯纳的哲学人类学，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列维·斯特劳斯和福柯的文化结构主义，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等思想遗产。哲学人类学也好，文化哲学也好，归根结底都是一种关于完整的人的哲学理论。人，作为物质资料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精神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生产的生产力，又是作为文化历史过程的主体和自我意识的存在物，在其创造文化的

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的人。人只有在文化活动中才获得真正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全面的、自由的个性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中心。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所具有的一切本质力量通过与世界的多重关系完满地表现出来，这正是人类文化哲学奋斗的目标和方向。在这一方面，人类文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难找到共识，发掘和阐释马克思哲学宝库中的文化哲学思想，正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我们阅读《人论》这本书的意义和目标，也应该体现在这里。

二、符号的宇宙：观察人的新视角

认识自我的历史沉思

《人论》基本思想的逻辑展开，可从认识自我、符号概念、符号活动及符号功能诸方面加以把握。

卡西尔文化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关于人的问题，即人的本性问题。卡西尔认为人类意识从萌芽之时起，在关注物理宇宙的同时，就把阿波罗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宣称为人的基本职责、最高智慧、一种绝对命令、一个最高道德和宗教法则、一个理论探索中心。人的问题是古老而永恒的主题，几千年来，形而上学、神学、数学、生物学依次承担了人的问题的理智中心，各自划定了研究路线。

区分苏格拉底与前苏格拉底思想的标志是人的问题，因此，对人的问题的漫长的哲学沉思和探索的历史，最早阶段当推苏格拉底思想。苏格拉底不厌其烦地分析了人的各种品质和品德，例如善、公正、节制、勇敢等。他提示我们，对人的考察不能用探究物理世界的方法，而应该在与人直接交往中，在对话中，去洞察人的本性。人与其他物理事物不同，人是一个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不断审视自己，探测自己，批

判自己的存在物。概括苏格拉底的思想，人即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人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存在物，成为一个道德主体。

第二阶段则是中世纪基督教时期。它断然否定人的理性本质，认为理性不可能指示我们通向真理和智慧的道路，一切只有靠神启。这是奥古斯丁的人类学观点。虽然到托马斯·阿奎那时，已给予人的理性以更高的权力，但仍认为人的理性最初来自于上帝，唯有得到上帝赐与的指引和启发，人才不致于滥用理性的权力。

作为第三阶段的文艺复兴时期，理性重新被推上宝座，关于人的一般理论探究，以经验的观察和普遍的逻辑原理作为依据。新的宇宙学——哥白尼日心说体系的提出，可说是关于人的问题的第一次革命。它使人把自己生活的小圈子看成世界中心的观念失去了基础，人被置放于一个广阔无垠的空间之中，处于孤独的境地，相关地也打破了神性对人性的禁锢。17世纪的各种形而上学都力图证明，新的宇宙学不仅不会削弱或阻碍人类理性的力量，相反能确立和巩固这种力量。布鲁诺乃是开辟这条道路的思想家，他认为人类理智可以通过无限的宇宙来衡量自己的力量，从而意识到它自身的无限性。伽利略、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伟大思想家都不遗余力地来克服新宇宙学的发现所引起的理智的危机。人重新被规定为理性的动物，只不过在其内涵上作出了某种新的解释，这就是把数学理性看作是与宇宙之间的纽带，是理解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的钥匙。

第四阶段是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出现到20世纪初期。有许多人把进化论学说看成是继哥白尼革命之后的又一场革命。进化论学说告诉我们，人没有一个形而上学的特殊本质，

一切有机生命不同类型之间没有武断的界限，只有一个连续不断的生命之流。依波利特·丹纳甚至声称要象研究“一只昆虫的变化”那样，去研究作为法国大革命结果的法国的变化。经验归纳方法重新抬头，满足于搜集经验事实和归纳经验事实，试图得出关于人的本性的结论。于是，神学家、科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人种学家、经济学家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来探讨人的问题。由于各自搜集的经验事实不同，因而出现了互相冲突、大相径庭的人性理论，人的理论由此而失去了它的理智中心，处于无政府状态。

历史几经沧桑，文明数度盛衰，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古今哲人坚持不懈、上下求索的斯芬克斯之谜，在科技昌盛，资料丰富的今天却显得扑朔迷离，众说纷纭，体系林立，无所适从，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这是为什么呢？卡西尔对人的本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历史发展进行简明的概括和深刻的反思后，指出以往关于人的理论虽不失其历史价值，但都囿于传统的研究方法的局限。要走出这个关于人的问题的理论迷宫，就必须寻求新的方法，开拓新的观察人的视角。

符号形式哲学的晶核

卡西尔接受和超越以往对人的问题的研究成果，在综合新的文化成果、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又依靠自己博大精深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方法论原则，这就是从人的全部活动中，从人的劳作（Work）中去探讨人的本质。从人的劳作中研究人的本质，并不是通过劳作的结果，也不是通过劳作的特性，而是

通过劳作的功能，把人界定为理性的动物，界定为社会性的动物或界定为政治的动物，都是从某一劳作的结果或劳作性质出发所下的定义；都不足以区分人和动物、人类世界和自然界。只有人的劳作的功能才是区别人和动物的根本标志，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符号功能，人的活动是一种符号活动，因此卡西尔独树一帜地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

卡西尔指出人和动物虽然同处于一个物理世界中，但人对物理世界的反应与动物对物理世界的反应不同。动物只有行动的功能，人却有符号意义的功能。人不仅生活在宽广的实在之中，生活在物理世界之中，还生活在新实在之维中，即人类经验交织之网，符号之网中。因此卡西尔指出：“在前一种情况下（有机体的反应），对于外界的刺激的回答是直接而迅速地作出的，而后一种情况下（人的应对），这种回答则是延缓了的——它被思维的缓慢复杂过程所打断和延缓。”（《人论》中译本，第 33 页。以下凡引本书处，只注页码。）这里的“思想过程”，就是外界刺激在人的思维中被符号化的过程，所谓符号化就是人类经验的构成和结构。一方面是思维给予一个具体的外界刺激以一个指称形式，它受制于人的活动形式；同时，人的活动形式不是被动地简单地接受外界的事实给予，而是主动摄取。这里，各个指称形式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异于实在世界的结构，处在这种结构中的具体指称所表述的意义既来源于客观刺激，又来源于结构本身。这就是符号化过程，处在结构中并受制于整体结构的指称形式就是符号。

卡西尔对符号的定义作了一种传统的解释：符号包括以任何形式通过感觉来显示意义的全部现象，在这些现象中某种可以感觉的东西就是意义的体现者。这就是说，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它是一种物质的可感性的呈现，是可感知的

形式；另一方面它是一种精神的外观，是意指或意义。在符号中有着精神的意义和作为意义载体的可感知的形式这两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结合。例如，一件艺术作品，一个神话故事，一部交响乐，一出莎士比亚的戏剧，一首歌德的诗，牛顿的科学大作，年鉴或传记，大教堂或庙宇，都是符号，作为一种精神内容的表达而产生的东西，其意义蕴含在可感知的形式中。反过来人们也只有借助于一定的知觉客体，才能理解它的意义。符号的构成作用就是在知觉符号与其意义之间建立起联系，并把这种联系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中。

符号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是物理世界的一部分，而在于它们能进入到“人类意义的世界”中去，具有揭示意义的功能。卡西尔在《人论》第三章、第八章论述了符号与信号的区别，命题语言与情感语言的区别，从而充分说明了符号的涵义。在他看来，信号是物理世界的一部分，而符号是人类的意义世界的一部分；信号是“操作者”，而符号是“指称者”，信号有着某种物理或实体性的存在，而符号则具有功能性的价值。

深入考察符号的涵义，更具体地表现在卡西尔所概括的符号的三个显着特点中。

普遍适用性是人类符号系统的最大特点之一。信号是狭隘的，个别的，只与某个特殊事物相关联，它的意义就是它本身。例如，巴甫洛夫的关于狗的条件反射现象的著名实验，一只铃成为“午餐的信号”。但符号具有普遍性、有效性、适用性。凡物都有一个指称即符号，但符号的功能绝不局限于特殊的状况。例如美国著名聋哑盲学者劳拉·布里奇曼和海伦·凯勒在最初学会把某物或某一事件与手语字母的某一信号联系起来（即在这些事物与某些触感之间建立起一种固定联结）的时候，还仅仅停留在信号和手势的运用上，然而当她们一旦理解到词

(符号)的用途,不仅是作为机械式的信号或暗号,而是全新的思想工具,具有普遍适用性时,就表明了她们在打开人类文化世界大门的进程中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把信号改造成为有意义的符号,从信号和手势的运用到语词亦即符号的运用。

与普遍适用性相伴随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符号还具有多变性和多义性。任何一个具体的和个别的信号都是指称一个确定的个别事物的,信号与具体事物的联系是固定的,僵死的。在巴甫洛夫的实验中,那些狗只有在听到一个可以由实验者任意选定的特殊声音时才会进食。但是人类的符号却具有多义性和灵活多变性。同一事物在不同语言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名称,不同的符号可以表达同样的愿望和思想;同一个符号也可以表达多种不同的含义。符号的多义性或歧义性只有在具体的符号系统、语义环境中才能确定自己的特殊规定性。

符号的第三个特点是具有抽象性。符号在极端复杂的联系中有分离各种关系的能力,例如劳拉·布里奇曼收到以前的教师德鲁小姐的一封来信,她挑剔地指出后者在信上的签名是用她出嫁前的姓而没有用她丈夫的姓,她设想用一个新名字指称在一个新的关系中的同一个人。可见,“关系”的思想依赖于符号的思想,没有一套相当复杂的符号体系,“关系”的思想根本不可能出现,更不会充分发展。卡西尔认为“关系”是一切生物知觉过程中的基本框架,例如黑猩猩具有对两个或更多的物体之间的关系作出反应的能力,选择大的而舍弃小的。但是只有人能把“关系”这种基本框架分离出来,并且专门研究其本身,这正是符号抽象性的成就。例如几何学是研究普遍的空间关系,而撇开具体的物理事物或知觉对象的。卡西尔认为第一个认清这个问题的思想家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年,德国文艺理论家、哲学家、狂飙运动的